

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第二之四

古歙門人成時編輯

(示曇生方丈)

(示智林)

(示旭生)

(示明一)

(示屆遠)

(示大觀)

(示幽若)

(示石友)

(示無己)

(示卓飛)

(示止生)

(示恒素)

(示見徹)

(示淨鄉)

(示劉詣昭)

(示朗然)

(示如白)

(示莫允臣)

(示朝徹)

(示雪林)

(示王亦含)

(示六度)

(示養德)

(示予正)

(示庸菴)

(示明西)

(示謝在之)

(示咎慧)

(示不岐)

(示爾介)

(示夏蓋臣)

(示蔡二白)

(示李剖藩)
(示石耕)
(示語幻)
(示聖可)
(示證心)
(示靈奕)
(示講堂大眾并註)

【法語四】

(示曇生方丈)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愚人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心既除矣。境豈實有。達境本空。便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以所歷位。無非無外之法界也。知皆即法界。自無入而不自得。稍或未然。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夷狄患難能屈之矣。孟子論素位而行。則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在吾門。則曰。入如來室。坐如來座。著如來衣。要之皆不為物轉。方能轉物也。

(示智林)

大般若云。三十二相無別因。皆由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能得野干之身。況復佛身。大佛頂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則名三無漏學。縱有多智禪定現前。若不斷婬。必落魔道。若不斷殺。必落神道。若不斷偷。必落邪道。若不斷大妄語。如刻糞為栴檀。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戒之關係大矣。

(示旭生)

一切罪中。疑罪為最。一切功德。信為其首。信則不疑。不疑則直下承當。直下承當。則不自暴棄。不自暴棄。則不敢暴棄人。此常不輕所以通禮四眾。速淨六根者也。便恁麼信去。譬如日出先照高山。何俟四十年淘汰。方入佛慧哉。

(示明一)

達得一。萬事畢。一果何物哉。設以事物為一。事物且紛然不齊矣。設離事物而別談一理。理復安在。若謂如空。亦是物也。非理也。若謂非事非物亦非虛空。不幾龜毛兔角乎。故知真明一者。事事物物。何莫非一。苟迷事物之源。妄計別有一理。此理亦事物影像而已。計事物者。一重虛妄。別計事物影像為一理者。乃妄重加妄。謬之謬矣。諸佛哀之。特與道破曰。妄想無性。祖師悟之。特與發明曰。覓心了不可得。此明一者之晨鐘也。

（示屆遠）

一心三觀。必以空為初門。以無始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未有真知妄想無性者。尤以戒為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勿如火燒眉毛只圖眼下也。

（示大觀）

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海難為水。此世閒大觀也。反觀父母生身如海一漚。起滅無從。十方虛空生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此出世大觀也。善財入普賢毛孔。一念舉不可說步。一步過不可說剎。經剎塵劫。不得毛孔中世界邊際。一毛孔一切毛孔亦如是。且道世閒邪。出世閒邪。大觀邪。小觀邪。咄。逢人切忌錯舉。偈曰。大觀小觀。剎海毛端。兩箇五百。元來一千。恁麼會去。畢竟可憐。參。

（示幽若）

十界差別。無多差別也。正因理體同。了因解性同。緣因業用同。不同者。幾希之一念耳。一念背覺合塵。法身般若解脫即苦惑業。如暗觸寶。傷皮破骨。豈寶之罪哉。但庶民去之耳。一念背塵合覺。苦惑業即法身般若解脫。如善用寶。四事豪適。乃顯妙寶之功。故曰。君子存之。顧念惟緣生。豈有實法。達緣生一念。性空無體。是謂真存。總不離乎幾希者近是。

（示石友）

念佛求生淨土。乃一門圓攝百千法門。非舉一廢百也。但必一門深入。念佛為正行。餘一切戒定慧等為助。正助合行。如順風之舟。更加板索。疾到岸矣。念佛之法雖多。持名最為簡便。持名之法亦多。記數尤為穩當。真操實履之士。豈求異愚夫愚婦哉。

（示無己）

無始來妄認有己。何嘗有實己哉。識得妄己本無。則淨土不期生而自生。淨戒不期持而自持。此先悟後修之旨也。或未頓悟。亦不必作意求悟。但專持淨戒。求生淨土。功深力到。現前當來。必悟無己之體。悟無己。即見佛。即成佛矣。

（示卓飛）

聿彼飛隼。先卓然自立。後奮然高騫。卓者可與立之謂。飛者可與權之謂也。吾門則先自利。而後利他。戒定慧三學是已。三學具足。不期喻人。人已孚化。動之以禮。其身正不令而行也。然尤以戒為初基。持戒者。非三衣一鉢之標榜。錫杖皂襪之混淆也。貴精明開遮持犯。使性遮二業。悉如冰霜。然後六情不馳騁於六塵。而念處可思修耳。身受心法名處。不淨苦無常無我等觀名念。以念緣處。即定之慧。以處繫心。即慧之定。定慧具足。方稱妙戒。由此言之。戒不惟初基。復該究竟三乘。七眾律儀。隨一真修。皆二利之具。不必高掛菩薩比丘之名。而後為尊勝也。

（示止生）

心性照而常寂名止。寂而常照名觀。故稱性而修止觀。全修在性。非造作也。末世不能通達文字。被文字縛。如癡狗吠聲。才聞止觀二字。便謂是工夫。不是本體。詎思離本體外。那有工夫。離工夫外。那顯本體。本體工夫。不一不異。寂照定慧。何性何修。況諦觀一念昏散之性。畢竟是誰昏散。則終日昏散而未嘗昏散者。即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也。未嘗昏散而終日昏散者。即未嘗圓覺而終日圓覺者也。夫昏擾擾相。與寂照違。猶不離本體。止觀可云非本體乎。

（示恒素）

時人有二患。一作輟有始無終。二矯飾外美內弊。然外美者誣世。是尤足患也。夫二既是患。則恒與素。真良藥矣。亘古今而一如曰恒。統十界惟實相曰素。由素而恒。此又入手最要之門。一洗假宗假教假律之弊。千古有一人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

（示見徹）

法法頭頭。無非至道。人見不徹耳。今受根本五戒。祇須住於戒中。明見佛性。五戒之體。固是無作法身。五戒之相。一一無非法界。慈良清直。正見昭明。念念圓滿無上功德。奚必吹毛拈拂。方稱向上哉。

（示淨鄉）

四不壞信。尤從戒始。蓋昏塗寶炬。示人以何路可行。何路不可行。何路超生脫死。何路墮坑落塹。凡發心起行。親師取友。擇法眼目。看教指歸。工夫要訣。巨細精麤。無不從學戒而辨。故從上佛祖。雖教觀有偏圓權實種種不同。未有不以戒為初基。以戒辨邪正者。清淨明誨。的是樂邦左券。此信不可壞也。

（示劉詣昭）

學道不難伶俐。難於慎重。發心不難勇銳。難於堅久。涉世不難矯俗。難於自持。作事不難敏達。難於深忍。研義不難領解。難於精確。夫豪傑者。聖賢之基址也。聖賢者。佛祖之階梯也。不能為豪傑。而能為聖賢。吾所不信。不能為聖賢。而能為佛祖。吾尤不信。然真豪傑。決不以豪傑自局。真聖賢。決不以聖賢自滿。真佛祖。豈復以佛祖自命哉。

（示朗然）

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計輕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穩當。此事祇問心。不必問知識也。知識亦勸淡世情輕活計。專修出要耳。天平一頭低。一頭必昂。雖巧識強捻。不得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漢武秦皇。不能扭作一句。況下者乎。

（示如白）

學道莫若專精。有分嗜利。智亦罕能詣法源底。況中人哉。吾人無始來。於三界六道中。何事不歷。何藝不習。獨不曾修四念處。明四諦理。證四果。及四智耳。已歷已習者無救生死。奚勞更歷更習。而脫苦法要。茫未有得。三年艾。安得不從今日畜邪。念處慧熟。聖諦理明。然後出真照俗。遊戲百千技藝。非為分外。若不向根本討線索。饒法法專精力學。學到百千萬劫。術術巧妙。仍是生死岸邊事。一隨業轉。旋歸廢忘。豈非枉用心機。思之擇之。無俟朽人之苦誠矣。

（示莫允臣）

世出世事。莫不成於慈忍。敗於忿躁。故君子以慈育德。以忍養情。德育。天地萬物皆歸我春風和氣之中。情養。乖戾妖孽皆消於光天化日之下。然後以之自成。則為淨滿自尊。以之成物。則為慈力悲仰。儻一念瞋起。百萬障生。小不能忍。大謀斯亂。況今刀兵劫濁。不過積患所招。世局土崩。皆無遠慮所致。士生斯世。宜何如努力。以障狂瀾也。

（示朝徹）

佛法中行佛法。非難也。世法中行佛法。乃為難事。又佛法。仍不壞世法。名難中之難。然第患認佛法不真不親切耳。世法佛法。何嘗不同一緣起哉。讀世主妙嚴品。及入法界品。可悟如來境界矣。

（示雪林）

學道與學好不同。學好祇得世閒虛名。學道貴得出世實益。學好只顧眼前局面。學道須明塵劫遠猷。塵劫遠猷。不離眼前。而戀卻眼前頓昧塵劫。惟達士直觀眼前一剎那性。非生滅無去來了不可得。安有身世自他可拘可戀。然後觀同體積迷。興無緣弘誓。苟不足自利利他者。舉世趨之弗屑為。果為自利利他。世共非之弗敢怨。是謂學道。亦真學好者矣。

（示王亦含）

修身以俟。不計近功。此造命之術也。惟後天而奉天時。始先天而天弗違。小水長流。則能穿石。鑽木未熱火難可得。是以學道不難一時勇猛。難永久弗替。觀世音菩薩求男得男。如因病求得仙丹。兼得輕身遐舉。吾願居士。因求子而力行眾善。惟廣惟大。愈久愈堅。則證入一子地。視法界眾生。皆是吾子。振振麟趾。不待卜而可必矣。

（示六度）

眾生無始來。不知一切惟心。妄計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故佛頂約七處徵之。中論約四性推之。智者約四運觀之。無非破緣影妄計而已。但不執緣影。則現前介爾

一念。本自離過絕非。清淨周徧。百界千如。海印炳現矣。欲破緣影妄執。或就七處徧徵。或就四性橫簡。或就四運豎破。皆可。隨病服藥。法無一定。思而修之。存乎其人。

（示養德）

學道之人。骨宜剛。氣宜柔。志宜大。膽宜小。心宜虛。言宜實。慧宜增。福宜惜。慮宜遠。思宜近。事上宜虔。接下宜謙。處同輩宜退讓。得意勿恣意奢侈。失意勿抑鬱失措。作福莫如惜福。悔過莫如寡過。應念身世苦空。切莫隨流逐隊。衣取蔽形。莫貪齊整。食取克餒。莫嗜美味。嘗省此世。前生作何功行。可坐享檀施。十二時恒簡點身口意業。善多邪。惡多邪。無記多邪。堪消四事邪。不堪邪。如此慚愧覺悟修省。自然習氣漸消。智光漸露。祖意佛意。顯於一念清淨心中矣。

（示予正）

研真窮妄名之為學。蓋能深造自得。則左右逢其源。故愈博而愈約。否則愈博愈無頭緒。去道亦愈遠矣。古人發心出家。必矢志參學。由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所以三登九上。百城煙水。不憚其勞。念念了當大事。豈屑著相計名。尋行數墨。附葉攀枝。以徒資口耳哉。末世不然。名為欲續如來慧命。撐如來法門。而不知痛為生死。惟積學問。廣見聞。冀可登座揮塵而已。嗟嗟。不與菩提大心相應。云代佛揚化。吾不信也。不與為生死心相應。云大菩提心。尤不信也。勝負情見不忘。僅成阿修羅法界。名利眷屬意念不忘。僅成三塗魔羅種子。隨其所見所聞而起法執。不能捨棄名言習氣。不達如來說法旨趣。不知種種四悉因緣。僅成凡外戲論窠窟。學問益多。害心益甚。學人益盛。正法益衰。吾所以每一念及。未嘗不夢寐痛哭者也。

（示庸菴）

千里之行。始於一步。一步未足。不名到家。謂千里只一步。可也。謂一步即千里。可乎。夫以佛道為千里者。戒是最初一步。從此至成佛總不出此一步。而決不容守而不進。蓋進則此一步念念保全。止則此一步當下衰息。然進步之法。不過捨無始故步。故步各有偏滯。而最障道。莫若瞋慢。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慢如高山。法水不停。又非理瞋麤而易除。執理瞋細而難斷。慢過慢顯而易見。增上慢卑劣慢隱而難知。知所難知。斷所難斷。是謂能離退緣矣。

（示明西）

出三界火宅。有橫豎兩塗。以自力斷惑超生死者。名豎出三界。事難功漸。以佛力接引生西方者。名橫超三界。事易功頓。遠祖云。功高易進。念佛為先。經云。末世億億人修行。罕一成道。惟依念佛可得度脫。如趁船渡海。不勞功力。夫能篤信西方捷徑。至誠發願。一心念佛求往生者。真大丈夫矣。儻信不真。願不切。行不力。佛雖大慈為舟。如眾生不肖登舟何哉。

（示謝在之）

吾人現前一念心性。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現在無際。覓之了不可得。而不可謂無。應用千變萬化。而不可謂有。三世諸佛。一切眾生。從無二體。十方虛空。剎塵差別。皆吾心所現之相分耳。是故四種淨土。皆不在心外。乃名唯心。謂極樂不即唯心。則西方豈在心外。而吾心豈局東方者哉。人謂諸有為法。皆如夢幻。不知心性。不可喚作有為。不可喚作無為。因迷故即無為成有為。有三界輪迴因果。喻如夢幻泡影露電。若返迷歸悟。則又即有為成無為。如夢得醒。幻復本。泡歸水。影歸質。露不異溼性。電不異常光。今念佛求生淨土。正返迷歸悟。至圓至頓。概以夢幻埽之。可乎哉。今人於夢幻妻子家緣。不能當下割捨。夢幻功名富貴。不能當下遠離。夢幻苦樂寒暑。不能當下覷破。乃至夢幻詩文機鋒轉語。不能當下唾棄。獨於夢幻西方。則不求生。亦大惑矣。夫依對待而論。娑婆活計。添夢者也。求生淨土。醒夢者也。不可不求生也。依絕待而論。惑業感於三界。惡夢也。念佛生於淨土。好夢也。亦不可不求生也。惑者又曰。當下即是淨土。何必西方。問曰。當下即飽暖。何必喫飯穿衣。當下即富貴。何必貨殖科甲。當下是學問。何必讀書。當下是帝京。何必北上。既世閒法毫不可廢。何獨於出世法而廢之。苟深思此理。淨土之生。萬牛莫挽矣。天如大祖師云。悟後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釋迦復起。不易斯言。

（示咎慧）

學道貴有品格。有識量。而文字記問不與焉。有品格無識量。不足曠超千古。猶無品格也。有識量無品格。不足砥柱中流。猶無識量也。品格識量既具。則不被眼前活計所局。時流習氣所遷。縱鈍若般陀。而拂塵除垢四字義熟。便堪證沙門果。發無礙辯。況本解文義者哉。嗚呼。法門之衰。至今日。不忍言矣。剝必復。否必泰。若要梅花香撲鼻。還他徹骨一番寒。豪傑之士。宜何如動心忍性。以無負己靈也。

（示不岐）

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不過了妄想無性。悟常住真心。性淨明體而已。欲悟真性。貴直心正念真如。欲作真如實觀。先修惟心識觀。強觀諸法無實。惟心所現。則心外無法。次觀心無心相。覓之了不可得。則法外無心。既心法兩亡。能所性絕。不謂之真如實觀。不可得矣。設不正念真如。妄計有心有法。有能有所。則自生岐隔。墮委曲相。只此委曲。亦無別體。元攬真如為體。如狂花以空為體。波浪以水為體。故曰此想不真。知想不真。則不隨虛妄生死相續。而佛祖傳授心法。極盡於此。以此心法。往印千經萬論。列祖公案。不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若不向此門打徹。別商學問工夫。總之多岐亡羊。非大佛頂首楞嚴三昧。欲修三昧。尤須事理並進。顯密互資。除助因。剷正性。違現業。誓於現生取辦可也。

（示爾介）

介爾有心。三千具足。此圓人稱性而觀。稱性而悟。彈指超無學。一路涅槃門也。今有志之士。不能一超直入者。祇由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肖直下諦觀介爾之心。本自了不可得故也。如肖直觀。則知心無心相。既不認緣影為心。則虛空山河大地。咸吾介爾心中所現物矣。能緣既無。所緣安有。一空一切空。而非斷滅。所現窮互。能現亦然。一假一切假。而皆如幻。不可以空名。不可以假名。強名為中。中亦不在空假之外。空假無體。全以中道為體。言空則三千悉空。言假則三千並假。言中則三千並中。故得互互具足。無欠無餘。如此則一塵中剖出大千經卷。有何正像末之可分別。此則不唯為佛祖出氣。亦可為予一洗句讀先生之恥矣。

（示夏蓋臣）

聖賢固不擇地。不擇時生。然往往生於山谷亂世者。蓮出汙泥。珠生濁水。非苟然也。蓮在泥泥不能染。珠在濁濁不能混。聖賢之在山谷亂世。山谷豈能局之。亂世豈能易之。夫山谷不能局。亂世不能易者。寧唯聖賢有之。聖賢能勿喪耳。堯舜心法。不過危微二字。操則存。捨則亡。伯玉寡過未能。子路聞過則喜。孔子五十學易。文王望道未見。皆危微心印也。是故不求放心為學問。而徒事口耳。異乎聖賢所謂學問矣。顧心是何物。云何名放。云何而求。若放則馳散六合。求則還歸一腔。此緣影耳。風大耳。過去未來現在。心不可得。設有可得。與雞犬同是一物。而心豈一物哉。真求放心者。必須覓心了不可得。惟心了不可得。方知天地日月山河國土。皆妙明心中所現物。亦無能現所現之分。是謂天下歸仁。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謂山谷所不能局。亂世所不能易。故陸象山云。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悟此決不更問天地何所窮際。以心外無天地。天地止是心之相分耳。棲巖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邪。知此則儒與佛。均不足以名之。一任名儒與佛。無所不可。努力求焉。

（示蔡二白）

天地萬物。皆有始終。有形象。有方隅。有分劑。唯心識無始終形象方隅分劑。故曰覓心了不可得。心了不可得。而天地萬物無一不唯心矣。然我法二執不破。則唯心唯識之理不彰。心識之理未明。則因果感應之妙。不能如指諸掌。故華嚴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觀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夫心猶金也。十法界因果。猶種種莊嚴器具也。然天下容有不造器之頑金。斷無不造十法界之頑心。縱一念不生。仍造成無想外道矣。故大智慧人。深悟唯心。必勤念佛。所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此唯二白居士可承當之。

（示李剖藩）

善學聖人之道。貴得其神。不可泥其迹。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神豈迴在迹外哉。特不泥於迹耳。不泥迹故。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武周治世。夷齊高隱。比干諫死。微箕奴去。孔不俟駕。孟不可召。泰伯斷髮文身。曾子啟足啟手。禹稷過門不入。顏子簞瓢陋巷。不唯並行不悖。亦可易地皆然。如以迹而己矣。則子莫執中。不幾濫大舜之用中乎。嗟乎。盈天地閒。凡可睹聞。何莫非迹。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乃為神。而求道者。往往局視聽所及。鮮能求於不睹不聞之真源。其何以當吾世而見知。越百世而聞知。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良足悲已。顧聖學雖亡。有不可亡者。特患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王陽明奮二千年後。居夷三載。頓悟良知。一洗漢宋諸儒陋習。直接孔顏心學之傳。予年二十時所悟。與陽明同。但陽明境上鍊得。力大而用廣。予看書時解得。力微而用弱。由此悟門。方得為佛法階漸。今於佛法所窺。較昔所悟。猶海若之於河伯。而佛法海中。尚未盡一滴之量。道之無窮。其致若此。儻不剖開人世藩籬。何由到此海闊天空境界。孔子荅善人之道。謂不踐迹。又云善人吾不得而見。甚矣不踐迹之難也。下學而上達。斯不踐迹而入室者乎。上達為君子。下達為小人。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當知四科六藝皆迹。而三綱五常亦迹也。天地日月兩儀太極無非迹也。皆形而下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形而上者。乃謂之道。中人以上。可以語上。非剖籬是望而誰望。

（示石耕）

佛法之盛衰。由儒學之隆替。儒之德業學問。實佛之命脈骨髓。故在世為真儒者。出世乃為真佛。以真儒心行而學佛。則不學世之假佛。何謂假佛。立門庭。尚施設。取悅耳目。不究極於心源。以衣鉢為持律。消文貼句為演教。機鋒偈頌為禪宗。名利存懷。偷心見刺。魔王長歡。大聖永歎。壞周室者齊桓晉文耳。何謂真佛。破我法二執。觀二空真如。自見其過。憫他犯過。舉心動念。舉足動步。皆為自出生死成菩提。亦令眾生同出生死成菩提。是故持律。則開遮持犯。洞了分明。性業遮業。誓求清淨。閱教則辨體明宗。識用知相。若權若實。深達指歸。參禪則截斷偷心。直明本性。識取綱宗。不存軌則。雖三學圓明。仍能不知不慍。決不炫玉求售。決不執己律人。惟隨順物宜。應病與藥。溫和般若。雙照並行。斯乃不負堂堂僧相。堪稱出世丈夫。佛恩既報。則宣聖之恩。君父檀信之恩亦報矣。

（示語幻）

法門之衰。已非一日。而致衰之故。由因地不真。今人發心參學。罔不以扶持法門為志。及察其所謂扶持者。不過曰開叢林。建梵剎。攢指五千一萬。災梨殺青無虛日。嗣子皆才華名世。美丰神。座下戒子。鉢杖圍繞數十匝。薙度徒眾。環里市而處如錯星。乃至紫綬金魚。乘高車肥馬。往來山林閒。絡繹不絕而已。故下手時。便從世諦流布中著眼。便向門庭施設處安排。而佛祖真命脈。遂為此等人埋沒殆盡。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諒哉。何謂佛祖真命脈。破我相。蕩法執。剋除習氣。涕唾利名。時自簡點過失。決不一言一事欺心。師正法不師像法。學古人不

學時人。自己死盡偷心。然後能死學人偷心。自己透盡佛祖心奧。亦不輕以佛祖心奧強示於人。何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民可使由之。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如釋尊之脫珍御敝。能為下劣忍於斯事。四十餘年。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凡佛祖聖賢出世。止循循誘眾生。非賣自己風光。何須汲汲炫其所長。惟恐門庭或卑。名位之或下邪。才有一念爭門庭。分高下心。便是生死根本。以此撐持。則法門日陋。直至不可復救而後已。痛哉痛哉。予於此夢寐永泣。無可輕與言者。法友或能信此。為一拈之。

（示聖可）

千經萬論。求之語言文字。則轉多轉遠。求之現前一念。則愈約愈親。蓋一切經論。不過現前一念心之註腳。非心性外別有佛祖道理也。然心性難明。故藉千經萬論互相發明。今捨現前心性。而泛求經論。不啻迷頭認影矣。真明心性者。知經論是明心性之要訣。必不棄捨。但看時知無一文一字不是指點此理。就所指處。直下從身心理會清楚。如破我法二執。的的破盡。不留分毫。辨種現根隨。則使自心種現根隨。歷如指掌。不使家賊作祟。是謂不離文字。而得觀照。不作文字解。不作道理解。便是真參實究。不論年月生劫。將三藏十二部。都盧作一話頭。看來看去。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看到牛皮穿破。眼睛突出。忽然無心契悟。方知與麻三斤。乾矢橛。同是敲門方便。那時若不透盡千七百公案。不攝盡十方三世一切佛法。無有是處。

（示證心）

證心大德。問心要於予。予曰。心要莫若念佛。壽昌云。念佛心即是佛。蓋現前一念之心。無性緣生。緣生無性者也。惟其無性緣生。故念名滿腔是名。念利滿腔是利。乃至晝所為。夜所夢。無不趨歸於一念之專注。而十界昇沈從此出矣。惟其緣生無性。故熾然造集善惡之時。驀地放下。則一切法了不可得。然設向此了不可得處坐定。則墮無為深坑。不能證法界無障礙體。不能起法界無障礙用。故須念佛求生淨土。方是大乘不可思議圓頓法門。夫念佛者。豈有他哉。以此緣生無性之一念。念彼無性緣生之佛名耳。佛名既是無性緣生。則緣生亦仍無性。是故念一聲。有一聲佛名顯現。念十百千萬聲。有十百千萬佛名顯現。而不念時便寂然矣。念性既是緣生無性。則無性不礙緣生。儻不念佛。正恐又生種種禪念。縱不生禪念。亦恐墮在無生窠臼。故必以佛號生我之念。使我念念不離佛號。此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謂之以佛證心可也。謂之以心證心佛可也。謂之以佛證佛以心證心亦可也。至直捷穩當。至圓頓了義。不可思議。不可將餘一切法門比量。果如此信得及。直下念去。則諸佛出廣長舌相以證之。若人專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法。金口誠言。可不信哉。

（示靈奕）

壽者。福之本也。福者慧之基也。念念思警策者慧之萌。而福與壽之源也。故曰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夫病死正現前時。有何我相可恃。五欲可貪。有何名可戀。古董之可攜去。不恃我相。我見伏矣。不貪五欲。煩惱降矣。不戀虛名。體面可放下矣。知古董之不可攜去。則不越分以求之。縱先有者。亦可捨之以作福矣。苟能離我我所。見執煩惱。則視緇素靈蠢無一非未來佛。既所見無非未來佛。則凡可以供養恭敬未來佛者。無弗為也。凡可以損惱忤觸未來佛者。無弗止也。如此而福不增。壽不永。薄益舌當墮落。儻不能一切時念未來佛。則不能一切時積集福慧。福慧不積。雖僥倖活至百年。亦終與草木同腐而已。

(示講堂大眾并註)

一切(通指八心王五十一心所。)相分。皆是心影(喻如鏡像。)。一切見分。皆是心光(喻如鏡明。)。一切自證分。皆是心體(喻如鏡質。)。一切證自證分。皆是心性(喻如鏡銅。此四並是依他起性。)。光影妄。則體性亦妄(此妄含兩重義。一若於光影計有實我實法。則為徧計所執性。既執光影為我法。則并體性亦為我法。是四分皆成徧計也。二雖不妄計我法。猶見光影二分之異。不了唯是一心。則墮依他起性。不惟光影是依他。并體性亦是依他。所以四分皆為依他性也。)。體性真。則光影亦真(此真不是離依他四分而別有真。祇達得光之與影。實非有二。惟是一心。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則不但體性即圓成實。而光影亦圓成實。故四分無非圓成實性也。)。譬如計繩為蛇。則麻亦成蛇(亦如計鏡像為實人。既迷依他之相。必迷圓成之體。)。了繩即麻。則蛇亦是麻(亦如了像與明。總只是鏡。既悟依他非有。自知徧計本空。)。是故見蛇者。不見繩與麻(此喻一切凡夫外道。)。是謂一徧計一切徧計(十界皆為所徧計境。)。而非無繩。非不即麻也(可見徧計不離依圓。故空觀但空徧計。而依圓元不可空。縱除滅三性。入三無性。乃名一空一切空。亦只是除其定有三性之執。仍但空彼依圓上之徧計執情耳。)。見繩者。不計蛇。亦不見麻(此喻三乘權智。)。是謂一依他。一切依他(十界無非依他起性。)。而未嘗不即麻。亦未嘗礙彼癡者之計蛇也(可見依他。亦不離徧圓。故假觀。但立依他。而徧計無可立。圓成不須立。縱成立三性緣起。乃名一假一切假。亦只是約悟名圓成。約迷名徧計。仍但發明三性無非依他起耳。)。見麻者。了知非蛇。亦非繩(此喻圓人實慧。)。是謂一圓成。一切圓成(十界無非圓成實性。)。而不礙愚者之計實繩實蛇也(計實繩是三乘愚。計實蛇是凡外愚。可見圓成亦不離徧依。故中觀但顯圓成。而徧依元無可顯。縱圓統三性。乃名一中。一切中。亦只顯彼徧依無體。體即圓成。仍但顯彼徧依。統一圓成實性耳。)。但能如是觀察自心境界(一切境界。皆惟心現。皆即是心。故名自心境界。)。不著語言文字(聖賢造論。隨意取譬。以曉蒙童。原無死法。且如鏡可譬於依他四分。亦可加一認有實人。而譬三性。謂鏡即圓成實性。像即依他起性。愚小無知。計有實人。即徧計執性也。又如繩可譬於迷悟三性。亦可除卻妄計為蛇而譬四分。謂繩二股。可譬見相二分。麻可譬自證分。四微可譬證自證分也。以喻通喻。理最易明。若死死執定。不知變通。是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矣。)。亦不背語言文字(華嚴偈

云。文隨於義義隨文。古人云。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則若宗若教。一以貫之矣。又復應知。眾生起過。只由見相二分。決不由自證及證自證分。以內二分。終日在妄。終日恒真。且眾生日用不知。無由起過。故相宗明其皆是現量。皆是挾帶。只因舉體成用。用既依他。體必同成依他。故四分皆屬依他。不許單立見相為依他性。以用外別無體故。若了知全用即體。則體既圓成。用亦當下圓成。故四分皆即圓成。不許單立內之二分為圓成實。以體外別無用故。今人不達。若執四分皆是依他。於四分之外別立圓成實性。而云真如與一切法不一不異。是猶捨彼已成繩之麻。而別求未成繩之麻。與繩相對。乃云不一不異也。但不一耳。豈真不異也哉。嗚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旨。幾為蝕書蠹魚之見所亂。吾安能已於辯也。

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第二之四